



昆汀·塔伦蒂诺

《低俗小说》： 你不知道世界在哪一刻翻脸

□李墨波

电影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他反对以往电影的节奏，他不按常理出牌，该出手时不出手，他在情节紧张的时候加入大量的对白，来延迟暴力的发生。他反对以往电影的线性结构，影片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渐次推进，电影行进到末尾居然又来到开头，形成一个奇特的环形结构。他反对逻辑清晰的因果关系，剧中人物的死亡并非因为恩怨情仇的必然，而是完全由于偶然的因

于它能够超出观众的心理预期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昆汀明白，惟有在智力上降服观众，才能够越过厚厚的屏障，触及他们的情感和心灵。当观众看傻的时候，也正是他们内心完全敞开的時候。

当一个电影类型成熟时，那就意味着这种模式正在逐渐失去效力，到了被扬弃的时候。电影要同观众一起成长，不断地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观众的经验之外。

《低俗小说》对于电影史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的非线性叙事。它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故事，影片实际的顺序是CADEBC。关于电影的细节很多影迷至今还在争论。其中一个争论就是，昆汀为什么要把C部分当做全片的结尾。如果按照ABCDE的顺序拍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故事也完全讲得通，那为什么要把C部分当做结尾呢？我的看法是，因为C部分更像一个结尾。在此之前，剧中人物经历了混乱和失控的局面，

的金曲，被传唱不衰。一定是它说对了什么，才让人们为之着迷和沸腾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昆汀也是深谙流行文化的要义，或者说他对于当下的电影现状以及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着切肤的敏感，所以他才能挠到大众和时代的痒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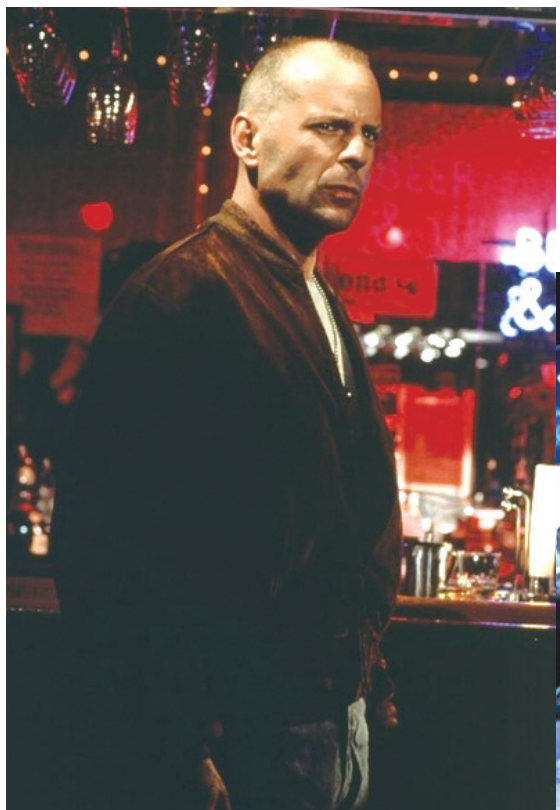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语言和时间所造成的距离，今天的中国观众再看《低俗小说》可能已无法全部领会电影的精妙之处，尤其是对于昆汀，妙语频出的台词是他最得意的部分，当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之后，很多微妙的趣味便已经遗失掉了。诗是不可翻译的，从某种意义上电影台词也是。而且，《低俗小说》的成功一定是和它要反抗的文化语境联系的，离开了当时的语境，电影的幽默和妙趣便无可附丽。

《低俗小说》的伟大在于它是路性的作品，属开山之作，领一代风气之先。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电影样式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它极大地拓宽了电影的表达方式，在此之后，电影被从以前固化的结构中解放出来，花样翻新。形式的革新总是让人们在表达的时候更加自由，电影所能表达的内涵也逐渐深入。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形式，此后的《撞车》《巴别塔》等片子才可能试着探讨一下“沟通与理解”这个人类自古的难题。

《低俗小说》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讨论了偶然和必然的关系。与以往的影片不同，《低俗小说》完全依靠偶然性推动剧情的发展。也许在昆汀看来，这个世界的偶然性要大于必然性，虽然人们不愿意承认，但偶然性对于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。

人们愿意把这杂乱的世界合理化，以抵消内心的焦虑。于是在现实之外，通过文学电影创造一个文本的世界，这个虚幻的世界正逐渐取代现实世界，成为更大的真实。在这个人造的文本世界里，人们深信一切事情绝非偶然，冥冥之中，自有安排。但这多少有点自欺欺人，生活中很多事情在我们的预期和逻辑之外，偶然是每天都会发生的，而必然如信仰般只存在于你心中。

就像昆汀这样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，这世界经不起深究。当你发现是偶然性在支配这个世界时，那些宏大的意义也就随之消解。反映在文艺作品中，大家喜欢消解意义，解构价值，喜欢用黑色幽默来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。吊诡的是，当你解构一切，否定一切时，你反倒发现了世界的真相。当需要对这个世界表态时，最保险的办法既不是赞成也不是反对，而是戏谑。当你采用戏谑的态度时，你几乎就站在了真理的一边。



《低俗小说》电影剧照



《低俗小说》拍摄于1994年，20年后再看，依然激动人心。细想起来，影片的内容和情节，无非是一些黑帮电影的老桥段，对于熟悉此类电影的观众来说，这多少有点平淡无奇，甚至有些无聊。但昆汀·塔伦蒂诺的非凡之处就在于，他把这些老掉牙的桥段处理得非同寻常，稀松平常的剧情充满了戏剧性，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，扣人心弦，高潮迭起。很多场次更是成为影史上的经典场面，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。

该怎样形容这片子的节奏呢？它好像两个饶舌的人在喋喋不休地争论，气势汹汹，言语中暗藏杀机，随时有动手的可能，你不知道他们会在哪一刻翻脸。

没有哪个导演会在谋杀的前一刻安排那么长时间的唠叨。昆汀痴迷于这种唠叨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各种时刻加入唠叨，这几乎成为他的标签。千钧一发时，唠叨仍然在持续，张力增大，黑色幽默的成分就显现出来。

昆汀这个坏小子完全掌控了影片的节奏，一方面他会在让人窒息的时刻加入大段啰嗦的对白，让疾驰的节奏舒缓下来；另一方面，当你的神经稍微放松一点时，毫无征兆的突发事件又会把你一把拉回来，重新加速上路。就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节奏中，观众深陷其中，欲罢不能，大呼过瘾。昆汀坏笑着，玩弄观众于股掌。

《低俗小说》呈现出与以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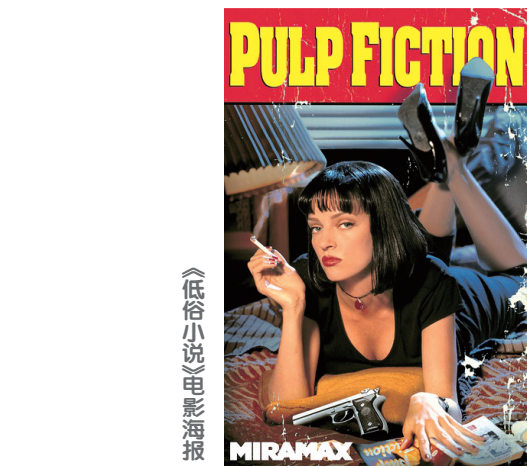
素。他反对固定不变的人物定位，在自己的故事里是主角，但在别人的故事里就成了配角；在这个故事里阴暗如魔鬼，在另一个故事里又光辉如上帝。

昆汀虽然选择了他最喜欢的暴力题材，但是完全没有沿袭此类影片以往的套路。在表现这些暴力片段的时候，昆汀的态度不无嘲弄，他的幽默建立在对经典套路的颠覆上。你可以说这种“恶趣”是故意的。他在录像厅里成长起来，观摩过无数部影片，对各种类型片的常规套路了如指掌，老套的桥段早已让他厌倦。他从创作这部电影之初大概就想让它担负起反类型的使命。

《低俗小说》反对陈旧的套路和模式化，重新让观众对观影充满期待。你永远也猜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因为昆汀根本不按牌理出牌。好电影的高明之处

没有谁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，而在影片的结尾，朱尔斯坚持认为自己受到神的启示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化解了一场血腥的屠杀。混乱的多米诺骨牌没有再次倒下，它止于朱尔斯之手。这似乎是全片唯一一件可以把握的事情，从不确定到确定，从失控到掌控，命运被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是个人意志的胜利。这个情节带有救赎的意味，并且在巨大的背诵《圣经》之后，让片子具有某种宗教的色彩。同时，这样的处理，将一个闭合的时间链条拆解开来，从而形成开放的电影空间和意义空间。顺序打乱后，电影面貌一新，充满活力。

《低俗小说》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，其受喜爱的程度甚至掀起一股流行文化，片中的舞蹈服装语言发型都被人们竞相模仿。这是一部最酷的电影，它暧昧、含混、迷乱而又狂野，它就像一首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



《低俗小说》电影海报

十七号观影室

从《宋飞正传》看纽约客在永无乡

□苏 往

在情景喜剧《宋飞正传》中，单口相声演员杰瑞·宋飞出演他自己，他和他剧中的三位朋友在1995年到1998年间统治了美国每周四晚上的喜剧时段，最后一季平均收视率高达2127万，至今仍是最剧在本土的纪录保持者。殊不知，这部剧的前三季却数次因收视惨淡而差点被砍。今天慕名而来的观众，不少人也会在第一季的平淡面前大失所望。

此剧第四季才超新星爆发，实非偶然。这一季，出了公认全剧经典中的经典《竞赛》一集，堪为典范的也至少有七八集。而支撑剧集在随后几年攀上收视率顶峰的几样看家本事，不是在这一年里一股脑出现的，而是在前几季中陆续显现的。不过在它们磨合到第四季浑然一体的境界前，买账的观众不多罢了。

身为纽约客的潜规则

第四季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，是其东家全国广播公司(NBC)请宋飞和朋友乔治共同创作情景喜剧《杰瑞》，荧屏上两人构思《杰瑞》，等于是两位作者走到台前来讲解《宋飞正传》的主旨，即“没有主旨”，“什么都没发生”。乔治对NBC的总裁说：“你吃饭，你购物，你阅读……你吃饭，你阅读，你购物”，“这就是生活”。而1998年，最后一集末尾，重现了试播集开端宋飞对乔治衬衫第二颗纽扣的一番高论，旗帜鲜明地宣告本剧最终回到了原点。

“没有主旨”只是一种姿态，并不是真的失焦；讲述“什么都没发生”的生活，关注的其实是生活本身。此剧往往用推演到极致的窘迫境地，来展示日常生活的诡诞之处。

最初，在其他的支撑元素出现前，《宋飞正传》只专心讲一件事，怎样做一个纽约客。试播集的故事是：女人周末出差来纽约，对男人说“可以聚聚”，什么样的“信号”是有意发展亲密关系？第一季算上试播集，也只有短短5集，每集都围绕这类话题展开：宋飞疑惑，在退回朋友关系的前女友伊莲面前，可以谈论新的约会对象吗？两个朋友看上一样东西怎么办？怎样和不对路的同性朋友谈“分手”？

剧集对人与人关系微妙之处的兴味，一路延续了下去。这些天天都在运行，但是又秘而不宣的潜规则，在宋飞犬儒世故的眼光中一一显现出来。第三季，伊莲想在电话中和人分手，她知道她



《宋飞正传》第四季剧照

和对方便约了7次，宋飞遗憾地告诉她，有必要面对面说分手，他说，“如果是6次，我会放过你的”。第四季乔治与苏珊交往后，还想约会其他女人，辩称他和苏珊还没有定下来，宋飞郑重地开始讲授约会对象是否升格为女友的一套判断标准：周末不用约，两人默认会在一起；女方在他的药柜里存有自己的润肤露；他家有她的卫生棉。乔治不得不承认，苏珊已经是他的女友了。

宋飞和朋友们的生存图景，是属于大都市的。向NBC争取投资时，宋飞说起第二季的一段经历，一家中餐馆里，宋飞和朋友们在漫长的等候中度过了整整一集，每人都有心事，一个个令人无畏的挣扎，他们等的位子似乎永远都不会来了。类似的，还有他们从超市出来，拎着将死的金鱼，怀抱沉重的电视，赶着去赴会，却在大型地下停车场的迷宫里迷路了；四人分开乘地铁出门办事，在四条线路上各有不同的奇遇等等。

此剧1989年首播时，剧中的生活离我们很远，现在看正是时候。《宋飞正传》里有些状况，比如外出时失联，手机普及后不太会再发生了。不过，一座城市膨胀到“大都会”的形态，总有太多相似之处可以去体会。

“大熔炉”里的杂音

“大都会”必然是个熔炉，而熔炉从来都不安静。

在我看来，1990年1月30日播出的《对小马的评说》是《宋飞正传》的一个里程碑。这一集第一次用“刻板观念对他人形成冒犯”来构筑笑点。

这是第二季的第二集。一对远亲老夫人的结婚纪念日，在晚餐餐桌上，伊莲无意中不屑地谈起拥有小马的小孩，她认为小马是一种“不正常”的动物。宋飞附和她说，他“恨一切小时候有小马的人”。女主人愤怒地插话：“我有过小马。”顿时，房间里一片死寂。老太太继续为自己正名，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在波兰是有小马的，他们波兰人的小孩都有小马。“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她质问宋飞。

老太太拂袖而去，宋飞委屈地向众人辩解道，谁能想到移民会有小马？历史图片里，移民都是乘着船进入纽约港，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谁骑了小马。为什么会有人从到处都有小马的国家，来一个没有小马的国家？这段台词好像有逻辑，又句句荒谬，每一句都跟着不小的背景笑声，与镜头里一桌子木然静默的客人恰成对比。

本来半开玩笑地埋汰富人，在陌生人中间是很安全的话题。然而，富人家小孩才养小马，移民等于贫穷、穷人不会养小马，都只是固化了的观念，并不牢靠。一旦预设成事实来用，正好撞在一起，角色荒谬了，观众笑了。

持有不同信念的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峙和冲突，是《宋飞正传》中又一件反复在讲的事，剧集总能找到纽约这座移民“大熔炉”的杂音，一边把因种族、阶层或仅仅是个人立场而不同的执念摆到台面上，一边又对其进行拆解。

人说，我听到你们的对话了，我也走。安静的餐厅立刻乱作一团，不少女人拽着男伴离去，也有人高声支持老板。

《对小马的评说》一集中，那位波兰老太太在宴会当晚去世了。宋飞怕是自己气到了她，出于愧疚去了她的葬礼。冲撞他人事后的愧疚，后来成了整部剧最大的情节推动力。这是传承了“犹太式的愧疚”吗？是，也不是。乔治的母亲当然很典型，据说她一辈子没笑过，在她眼中儿子永远是错的，得经常从不救药的边缘挽救他。可是，考虑到四人组愧疚后的补救，大多是初衷有点伪善，想补偿却反遭怨恨，“犹太式的愧疚”何尝不是《宋飞正传》拆解的一种刻板观念？

超人的另一个“逆反世界”

玩味生活中的潜规则，在“大熔炉”里听杂音，伪善的愧疚经常被识破——难怪在大结局的诉讼中，有那么多角度作为受害人上法庭指证宋飞这帮人。

不过他们最大的与众不同，不是冷漠，也不是伪善，而是浅薄。宋飞惊叹在餐桌上被分手也没影响乔治的胃口，乔治很认真地谈，那是你没吃过他家的鸡蛋沙拉；送外卖的华裔小哥被撞了，乔治只关心他点的那份食物撒了没；伊莲听到男友出车祸的消息，先买了零食才去医院，被男友识破后怒斥。“你是我见过的最浅薄的人”，伊莲对宋飞说。

关注食物多过活人，不是心不好，而是想得太浅。他们的世故，其实是一种天真。他们坚定地浮在生活表面，拒绝成长。全剧的第一段台词里，宋飞评论那颗扣子说它位置太高了，在无主之地(no-man's-land)，让乔治看上去像是和老妈生活在一起。如此看来，四人组的小圈子构筑了小小的永无乡(Neverland)，一个“没有成年人(man)的地方”。

角色机锋相对时，常常提醒观众这个惊人的事实。他们常常说对方和自己不是“成年人”，“这太过孩子气了”，“去解决问题，有点成人样”，伊莲对宋飞说。宋飞的回答是：“哦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也许两个大男人能建起小木屋，宋飞和乔治自认“我们可不行”。伊莲发动朋友们绑架了楼下整夜狂吠的小狗，扔到了郊外，事后悔悟这是小孩干的事，自己根本没长大。

邻居克莱默也不是“大男人”，但他不是小



《宋飞正传》第四季海报

孩，而是常常作为“非人”的存在，与其他三人形成对照。他傲气地说：“人类会这么做，我不会。”他也曾说：“我也是人。”潜台词是人都会犯错。宋飞纠正他说，“某种程度上你是。”言下之意是你干的真是人事。

克莱默在两种身份之间随意切换：化外圣哲和几乎以动物本能生存的愚人。有一次，宋飞突发奇想，不想当小孩了，想变得正常，当个会关心他人的成年人，是他点醒宋飞，“你以为你能过不同的生活，但是你不能”。而因他的愚蠢坏的事也不计其数。

关于《宋飞正传》有很多奇谈，其中有一个说法是每集至少有一处“超人”的指涉。这未免言过其实，但宋飞一天到晚张口闭口不离超人，倒也不假。他家的冰箱门上一直贴着一个醒目的超人冰箱贴。第八季有个角色个性好像是宋飞的反面，和善、温暖而可靠，宋飞称他为“逆反杰瑞”。他解释说，超人的一个逆反版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平行宇宙里，见面时说“再见”，离开的时候说“你好”。

宋飞没有向整天挂在嘴边的偶像看齐，而是选择成为他的另一个逆反版本。四人组的“永无乡”，可以视为超人一个微缩的“逆反世界(Bizarro World)”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“没有拥抱，没有教诲”(主创之一拉里·戴维语)，不过，“没有主旨”，那是骗你们玩的。